

容

宋

齋

洪邁著

隨

著

筆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邱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桓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為久長若揆之以理則桓公弑兄奪國得罪於天顧使有後如此鄭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為襄公襄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為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貢薛韋康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韋康迭為宰相謂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康衡也四人皆握疑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為邪臣廣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按劉向傳宏恭石顯白逮更生下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

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幸元帝不殺之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與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兒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上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賞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所謂不上意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宣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救賢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為可惜也



韓信伐趙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說餘曰信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願假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而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至十日信之頭可致麾下餘不聽一戰成擒七國反周亞夫將兵往擊會兵滎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而東北壁昌邑深溝高壘使輕兵塞其餽道以全制其極周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秦軍武安西以攻閼與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既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之將略所謂玩敵於股掌之上雖未合戰而勝形已著矣前所云鄧都尉者亞夫故父絳侯客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拜為城陽中尉鄧公也鼂錯傳云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者豈非鄧都尉乎亞夫傳以為此策乃自請而後行願師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於己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

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臧氏二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為不智。蔡者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左傳所稱作虛器。正謂此也。至其孫武仲得罪於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於鑄。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蓋請為先人立後也。賈再拜受龜。使弟為己。請遂自為也。乃立臧為。為之子曰昭伯。嘗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偃句。龜所出地名以下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會如晉。昭伯問內子與母弟皆不對。會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他故者。歸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及昭伯從昭之孫於齊。季平子立。會為臧氏。後會曰偃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龜故。皆以弟而奪其兄位。亦異矣。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於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為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

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此事不見於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為據矣。莊子以爲禹攻有扈國，爲虛厲，非也。

###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載之甚備。故悉記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前左端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忘，後右端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凡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啗，口戕，口鑑之銘。」

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念靈。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十七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保傅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為漢儒所作可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傅傳。文穎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忘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此。左傳晉斐豹著於丹書。謂以丹書其罪也。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鐵契以待功臣。蓋又不同也。

漢景帝為人甚有可議。鼂錯為內史，東出不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也。丞相申屠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垣垣，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臨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為王，坐侵太宗廟塼地為宮，詣中尉府對簿責訊。王遂自殺。兩者均為侵宗廟，榮以廢黜失寵，至於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寬恩忍殺復如此。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無所知名。又屬羽，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歸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擊降河內，已而漢攻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內者。平懼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先見。何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攻好時，最擊咸陽，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將卒當馳道為多。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

多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以兵車趣攻戰疾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灌嬰傳破秦軍於杠里疾鬪攻曲遇戰疾力戰於藍田疾力擊項佗軍疾戰又書擊項冠於魯下所將卒斬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擊武別將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將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橫所將卒斬騎將一人從韓信卒斬龍且所將身生得周蘭破薛郡身虜騎將擊項籍陳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追至東城所將卒共斬籍擊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白題將一人攻陳豨卒斬特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小將十人傳寬傳屬淮陰擊破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屬太傅勃擊陳豨酈商傳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趙相國印五人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為複重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其籬奧哉又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字漢滅其三云

蒲昭田蚡

周勃為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誅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

后弟薄昭及繁急昭為言太后后以語文帝適得釋王恢坐為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輜重下廷尉當斬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上言而言於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爭之帝曰比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更失人心安石曰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侂所為耳是時安石力行新法以為民害向經曹侂能獻忠於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容其姦乎

###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蓋用二字結之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公若藐弗能其國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孟子載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壓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妻矚其所



之乃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復數十百語。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結之。史記封禪書載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陵神君李少君謬忌少翁游水發根藥大公孫卿史寬舒丁公王朔公玉帶越人勇之之屬所言祠竈化丹沙求蓬萊安期生立太一壇作甘泉宮臺室柏梁仙人掌壽宮神君鬪棊小方泰帝神鼎雲陽美光侯氏城僊人跡太室呼萬歲老父牽狗白雲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雞卜通天臺明堂昆侖建章宮五城十二樓凡數十事三十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則武帝所與為者皆墮誕罔中。不待一二論說也。文字結尾之簡妙至此。

國初古文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游其家。見其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後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於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



其後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撻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兄其才氣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後叙云子少嗜觀韓柳一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自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句獨於集家為甚凡用力二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予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予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知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於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為天下木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

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論最為至當

容齋續筆卷十七則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濬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詰鄭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惟良哲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煩簡為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為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暴秦之後高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為助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為

參客或謂徹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以告參參皆以為上賓徹善齊人安其生嘗于項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受凡此數賢參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 漢初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鄼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為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 漢官名

漢官名既古雅故書於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斷斷不可光錄勳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郎中令善媿人丞相議不可用太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尊貴誠重大將軍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車乘邪天官丞日晏不來謝田夫大

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忿恨後將軍數畫軍冊光錄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鄭尚書鮑司隸趙將軍張廷尉亦熒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擊郾大司馬當擊突大司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竇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位無所建明至於御史大夫名為亞相尤錄錄不足數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徵王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贄杜黃裳裴迥李絳李藩裴度崔羣韋處厚李德裕鄭畋皆為一時名宰考其行事非漢諸人可比也。

###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甚擇使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莊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土出為郡吏聞者濶焉久不聞問吾止壽王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十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為長吏者常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為可恨耳

### 苦蕒菜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有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草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唐五行志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為草妖子按蕒菜即苦蕒今俗呼為苦蕒者是也天紀景龍之事甚相類歸命次年亡國中宗

後二年遇害。雖事非此致，亦可謂歎矣。平慮草不知何狀，揚雄甘泉賦并闕注。如淳曰：并闕其葉，隨時改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顏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慮耳。然則亦異草也。鬼目見爾雅。郭璞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蒿，葉圓而毛，如耳瑤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諸郡有之。交州記曰：高大如木瓜而小，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名羊蹄。

唐諸生束脩

唐六曲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篋，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三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攻書，蓋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適美者也。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篋，五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万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篋者。以篋授皇子。皇子跪奠，篋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篋。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



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忝冒固多。尤是家兄北歸。遂解倒懸之念。慶快安辛。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離均。借人至鄧。奉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雖得歸潁昌。而尚未聞來耗。已累遣人稟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果能如約否。蓋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北去也。予以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鄧州分司復故秩。許歸潁昌府。則此帖當在五月間。忠宣猶未離永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擢帥河東。至於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過此則須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為長吏。雖居蕞爾小壘。而欲送還兵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視其私計。辦否為邊。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壞。策使申固要束稍整攝之。置士大夫於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則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多以為老氏好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旨意蓋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為至。



愚至賤。輕盡其命。若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狀。人人能與我為敵。國懷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欲壽。雖衰貧至骨。瀕於餓隸。其與受僇而死。有間矣。烏有不畏者哉。自古以來。時運倏擾。至於空天下而為盜賊。及夷考其故。亂之始生。民未嘗有不靖之心也。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覲一官而已。使君相御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遂之清渤海。馮異之定關中。高仁厚之平蜀盜。王先成之說王宗侃。民情可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思過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略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間。史傳所書。尚可考也。鄭燭之武弦高。從容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姑摭其小小者數人。載於此。武德初。北海賊帥慕容公順攻郡城。為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為謀主。才用數十百人。出奇再奮。北海即降。海州賊君相帥眾五萬來爭蘭城。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掃空其眾。徐圓朗據海岱。或說之曰。有劉世

徹者才畧不世出名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徹至已有  
眾數千圓朗使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袁甫亂浙東朝廷遣王式往討其  
黨劉旌勸甫引兵取越憑城郭據府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聞則長驅進取浙西  
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  
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甫不能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駢乞師於宣  
州秦彥彥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彥過江將奉以為主或說之曰僕射順眾心  
為一方去害宜復奉高公而佐之總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  
州其肯為之下乎切恐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  
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不以為然明  
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獲王建鎮成都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  
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說其將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  
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旦出洶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為  
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洶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縱各百人攻寨之  
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

為條列七事為狀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姓名不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惟乾坤為能盡之若屯隨二卦但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者十一蒙同人離咸兌恒遯萃渙小過既濟也元亨利者一蠱也利貞者八大畜大壯明夷家人中孚蹇損漸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唯八卦皆無之觀剝晉睽始歸妹并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剝睽始猶可強為之辭他則不復容擬議矣

### 孫堅起兵

董卓盜國柄天下共興義兵討之惟孫堅以長沙太守先至為卓所憚獨為有功故裴松之謂其最有忠烈之稱然長沙為荊州屬部受督於刺史王叡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堅乃承業行使者詐檄殺之以償叢怨南陽太守張咨鄰郡二千石也以軍資不具之故又收斬之是以區區一郡將來

一時兵威輒害方伯郡守豈得為勤王乎劉表在荊州乃心王室袁術志於逆亂堅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議也

### 孫權封兄策

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為長沙王封其子為吳侯按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報之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盈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為師後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 踰年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乃改元雖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為永初桓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為建和唐宣宗以叔繼侄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為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纔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歷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說而國史傳

記皆失傳竊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失於不考引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為不可也若唐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正蓋已稱太上皇嫌於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劉禪孫亮石宏符生李景未踰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帝改武帝太熙為永熙而以為欲長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龍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仍父乾祐周世宗承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云

### 賊臣遷都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假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蹈藉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使徙士民毀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竟為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 輿地道里誤

古今輿地圖志所記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誤偶閱元祐九域志始以吾鄉饒州證之饒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於洪州書至饒又行二十里是為七百六十里也饒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為六百四十里也饒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為五百七十里也唐賈耽皇華四達記所紀中都至外國尤為詳備其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驛又百里至南康縣然今虔至潭口纔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載不及半也以所經行處驗之知其他不然者多矣

古鐃于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金者鐃鐃鐃也。以金鐃和鼓。鄭氏注云鐃鐃于也。圖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賈公彥疏云。鐃于之名出於漢之太子樂官。南齊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鐃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圖二尺四寸。圖如箏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繫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鐃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周斛斯徵精三禮。為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樂有鐃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鐃于也。眾弗之信。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宣和博古圖說云。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王黼亦引段祚所獻為證云。今樂府金鐃就擊於地。灌水之製不復考矣。是時有虎龍鐃一。山紋鐃一。圓花鐃一。繫馬鐃一。龜魚鐃一。魚鐃二。鳳鐃一。虎鐃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叔王墓旁五里山。推蓋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鐃。高一尺三寸。上



徑長九寸五分。濶八寸。下口長徑五寸八分。濶五寸。虎鈕高一寸二分。濶一寸一分。并尾長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紹熙三年。予仲子發書峽州判官於長楊縣。又得其一甚大。高二尺。上經長一尺六分。濶一尺四寸二分。下口長徑九寸五分。濶八寸。虎鈕高二寸五分。足濶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鐸也。予家蓄古樂器百種。此遂為之冠。小鐸無損缺。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聲不能渾全。然亦可考擊也。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異。自峽來。宜諸翁籠中。取者不謹。斷其鈕。匠以樂捍而柵之。遂兩兩相對。若三禮圖景祐大樂圖所畫形。製皆非。東坡志林記始與玉鑑一節云。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器型制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正為此云。

### 孫玉汝

韓莊敏公縝字玉汝。蓋取君子以玉比德。縝密以粟。及王欲玉汝之義。前人未嘗用最為古雅。按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劾罷侍御史孫玉汝。會稽大慶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孫玉汝。記榮王宗綽書。且有南北史選練十八卷。云孫玉汝撰。蓋其人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辯論之。至切不能解。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為文章之紕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也。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融諱舉。高錯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諱舉。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祇候。盧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出門去。觀此事。尤為乖刺。錯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詣託之。至於三四。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夢諱也。按宰相世係表。其父名龜。從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皋。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為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於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高銛取士

高銛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唐書所載也。按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奉勅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銛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為定。則唐書所云誤矣。撫言載銛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銛庭謹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銛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攜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銛接之書中。與求魏我。銛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銛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銛不得已遂從之。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釭斜背解明瑤。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然則思謙亦疎俊不羈之士耳。銛徇凶墻之意。以為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先是大和三年。銛為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又奏復之事。見選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書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銓選。又屬吏部武屬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勅授皆委尚書省奏擬。兩部各列三銓曰尚書銓尚書主之曰東銓曰西銓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為前行故兵部班級在戶刑禮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元盧從慮為侍郎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選稱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為其其變而為三班流外銓不知自何時元豐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選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當元祐中拜兵書謝表云恭維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間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總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蓋紀其實也。今本曹所掌惟諸州廂軍名籍及每大禮則書寫蕃官加恩告雖有所轄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騏驎車輅象院法物庫儀鸞司不過每季郎官一往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此。

武官名不正

文官郎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之至於階秩品著則由晉魏至唐始定

唐文散階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為大夫者十一。為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為將軍者十二。為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德大將軍。訖于司戈執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本朝。因之。元豐正官制。廢文散階。而易舊省部侍監名稱。為郎大夫曰寄祿官。政和中改選人七階。亦為郎。欲以將軍校尉易橫行以下諸使。至三班借職。而西班用事者。嫌其塗轍太殊。亦請改為郎大夫。於是士卒伍廝園玷汚此名。又以節度使刺史。專為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漢以處名流。觀察使石唐為方伯。刺史在漢為監司。在唐為郡守。豈介冑恩倖所得處哉。此其名尤不正也。

### 名將晚謬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勲。而晚謬不克終者。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眾之中。及攻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呂蒙陸遜之詐。竟墮孫權計中。父子成禽。以敗大事。西魏王思政鎮守玉壁。高歡連營四十里攻圍之。饑凍而退。及思政徙荊州。舉韋孝寬代己。歡舉山東之眾來攻。凡五十日。復以敗歸。皆思政功也。其後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致書於崔猷。猷曰。襄城控帶京洛。當今要地。如其動靜。易相

應接潁川郡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莫若頓兵襄城而遣良將守潁川則表裏俱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足為患宇文泰令依馱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已而陷於高澄身為俘虜慕容紹宗挫敗侯景一時將帥皆莫及而攻圍潁川不知進退赴水而死吳明徹當陳國衰削之餘北伐高齊將略人才公卿以為舉首師之所至前無堅城數月之間盡復江北之地然其後攻周彭城為王軌所困欲過歸路蕭摩訶請擊之明徹不聽曰塞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一旬之間水路遂斷摩訶又請潛軍突圍復不許遂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皆沒焉此四人之過如出一轍

### 唐帝稱太上皇

唐諸帝稱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順宗凡四君順宗以病廢之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建成元吉明皇幸蜀為太子所奪唯睿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為史冊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皇太子猶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決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謙昇封王皆以上皇詔而出命又遣皇帝巡邊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誅明日乙丑即歸政然則猶有不獲已也若夫與

堯舜合其德則我高宗皇帝至尊壽皇聖帝為然

楊億注荀子

唐楊億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注以為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唯曰未有順事注以為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得鎮遠近為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為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傳巖而得真相則商道中興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艱渴貯英賢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予勤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貞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為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拔奇

寧拘品秩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者握之凡所謂暗禱鬼神明祈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旨意也朴為相纔半年而罷後貶柳州司戶叅軍制云不為自審之謀苟竊相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至顯榮亦謂術可弭兵學能活國冒半歲容身之資無一朝輔政之功唯辱中台頗與羣論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無知人之明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衮以今觀之適足詔後人譏笑新史贊謂掉豚臠而拒羶牙趣亡而已悲夫。

### 楊國忠諸使

楊國忠為度支郎領五十餘使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第署一字不能盡胥吏因是恣為姦欺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按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來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來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學士修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概可見矣宮市之事咸謂起於德宗貞元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韓文公作順宗實錄但云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



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為使。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

### 祖宗朝宰輔

祖宗朝宰輔。名為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為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衛大將軍。遂為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鎔嘗知樞密院。而監諸司庫務。曾孝寬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寺。張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為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既行。猶多除六曹尚書。自崇寧以來。乃始不然。

### 百官避宰相

劉器之以待制為樞密都承旨。道過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劉去席帽涼衫。歛馬道人傳語相揖。而過左相。呂汲公歸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樂。劉以此語人。以為有所據。然以事體揆之。侍從不避宰相。恐為不然。亦無



所謂只避官長法。劉公蓋飾說耳。按天聖編勅諸文武官與宰相相遇於路皆退避。見樞密使副參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應元祐時不行用也。

### 百官見宰相

天聖編勅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文明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堂吏贊云請不拜班首前致詞訖退歸位列拜。宰相答拜。兩省官相次同學士之儀。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御史臺官及南班文武百僚序班於中書門外應節度使至刺史並綴本班中丞揖訖入。宰相降階南向立於位。乃稱班。文東武西並北上。臺官南行。北向東上。贊云百僚拜。宰相答拜訖退。內客省使至閣門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列行拜。不答拜。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客禮展拜。皇城使以下諸司使橫行。副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下。姓連稱職展拜。不答拜。見參政副樞並列行拜。若諸司副使閣門祇候見參樞亦不答拜。國朝上下等威其嚴如此。已而浸廢。文潞公富韓公至和中自外鎮拜相。詔百官班迎於門。言者乃謂隆之以虛禮。元豐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為僕射。上日始用此禮。其後復不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樞密吏黃緣得副承旨。每謁公府與侍從同席升車而去。葉子昂為相獨抑之。使與卿監旅進送之。

於右序不索馬。及王抃以國信所典儀吏為都承旨。且正任觀察使禮。遂均從官矣。  
東坡自引所為文

東坡為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按此二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荅者。皆坡所行也。又徽遠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達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軾為知言。又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責呂惠卿詞亦然。乾道中。邁直翰死。荅陳敏步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為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為法也。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靜專為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惑。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幹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申。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淳齒。而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叙於歷城。與議討賊。叙母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合謀。超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當奈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超襲歷城。得叙母。罵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壺拒蘇峻戰死。二子隨父後。亦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秦苻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糧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昶謂妻周氏曰。我決當作賊。幸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

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吳宮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曰。此兒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舉事必有成之理。以勸之。竇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牢。建德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必遜師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於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其妻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克用歸。欲勒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訴之於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乃止。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劉仁贍守壽春。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監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矣。趣命斬

之然後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劉澄為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後主誅其家。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意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往矣，我自為計。」即奔鄴。發家貲，招南山亡命，諭降羣盜，申法誓眾，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他人比也。

### 無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又云：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所謂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一章，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為用，繫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為用，縛其手則不能走，舉場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鈍者亦為之用，戰陳角勝，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為之用，則有用無用，若之何而可分別哉？故為國者，其勿以無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槌裂。且多嫖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陰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陰。縱下山之有怨。曷眇叱之無情。乙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為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讐不報。未足為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丙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丙妻有喪。丙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然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起。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為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侯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賞達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舅。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丙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

云雖配無育生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於束縵乙為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以為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申才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為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為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才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仗飛皆出畿內欲均井田於





其性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為一事今之莊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為第三十二篇讀之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載禦寇餽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非作文時偶忘之手陸德明釋文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弈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並同予參以此說坡公所謂味者其然乎闕弈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

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矜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腳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為天生偶對。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於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泥肥未尚瘦，晷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

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 銅爵灌硯

相州古鄴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髣髴尚存。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為硯。餉黃魯直。東坡所為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為瓢形。背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安九年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範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團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是時正都鄴。與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孫儻處。予為銘。建安者曰鄴。瓦所范。嘻。其是邪。幾九百年。來隨漢槎。淬爾筆鋒。肆其滂葩。倘實寶此。以昌我家。銘興和者曰。魏元之東。狗腳于鄴。吁。其瓦存。亦禪于劫。上林得鴈。獲貯歸。爰玩而銘之。哀淚棲曉。贛州雩都縣故有灌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左地嘗為池。耕人往往於其中耕出古瓦。可竅為硯。予向來守郡日。所得者刳缺兩角。猶重十斤。瀟墨如發硯。其光沛然。色正黃。考德儀年。又非銅雀比。亦嘗刻銘于上。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斷制於火。而卒以圍水。廟于漢侯。今于幾年。何址慶祀歇。而此獨也。存縣贛。

之芻曰若灌池研為我得而銘以章之蓋紀實也

### 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他亦無傳。而韓文公推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盡。頃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蜈蚣。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岨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罷。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坐各低面。不敢換眼窺。佳句喧眾口。考官敢取飛。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記云。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而詩以為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為異也。予按杭本韓文作再屈于人。蜀本作再進屈于人。文苑亦然。蓋他本誤以千字為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貞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公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今。豈非蜈蚣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 漢書注冗

顏師古注漢書。詳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

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固不煩申言。然於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反於給復字下必云復音方目反。至如說讀曰悅，絲讀曰佺，鄉讀曰嚮，解讀曰懈，與讀曰豫，又讀曰歟，雍讀曰壅，道讀曰導，畜讀曰蓄，視讀曰示，艾讀曰乂，竟讀曰境，飭與効同，絲與由同，馭與驅同，晡與暗同，婁古屢字，墜古地字，饒古餉字，犇古奔字之類，各以百數。解三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京師諸官府失職者失其常業其重複亦然。貸曰假也，休曰美也，烈曰業也，稱曰副也，靡曰無也，滋曰益也，蕃曰多也。圖曰謀也，耗曰減也，卒曰終也，悉曰盡也，給曰足也，寢曰漸也，則曰法也，風曰化也，永曰長也，省曰視也，仍曰頻也，疾曰速也，比曰頻也，諸字義不深祕，既為之辭，而又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此類繁多，不可勝載。其豁仇恢坐邪陝治脫攘菽垣綰顛擅酣倂重禺俞選等字，亦用切脚，皆為可省。志中所注尤為煩蕪。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若相國何，相國參，太尉勃，太尉亞夫，丞相平，丞相吉，亦注為蕭何曹參，桓文，顏閔，必注為齊桓，晉文，顏淵，閔子騫之類。讀是書者，要非童蒙小兒，夫豈不曉，何煩於屢注哉。顏自著敘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眾所共曉，無煩翰墨，殆是與今書相矛盾也。

古跡不可考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如堯山。厯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為堯舜時事。編之圖經。會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顛。至於禹穴。則強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實今之河中。所謂舜城者。宜厯世奉之。唯謹。按張芸叟河中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即舜城也。廟居其中。唐張宏靖守蒲。嘗修飾之。至熙寧之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為堦陶者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之中。治一洲島。名曰中渾。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陽王所為。以鐵為基。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跡。中渾自此遂廢。顯顯者若此。他可知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記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謂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於陳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風雍縣有橐泉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以爲穆公。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並為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八人。以評事知縣。餘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顥以下二十一人。纔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曾會至。得光祿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官。澠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得將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擬。咸平元年。孫僮但得防推。二年孫暨以下。但免選注官。蓋此兩榜。真宗在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得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節度推官。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團軍事推官。

下第再試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進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邁麗。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年。禮部所放程宿等二十八人。進士葉齊打鼓論榜。遂再試。復放三十一人。而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太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雨光。以試不合格。縱大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恩威並行。至於如此。

試賦用韻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韻者。莫茨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甌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為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為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翹魴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己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為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

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玄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  
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  
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為韻是也有五平  
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傳說之官為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  
軍容清肅為韻是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  
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為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  
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為識者所誦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  
九月始詔自令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  
依次者至今循之

貞元制科

唐德宗貞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均為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羣  
皇甫鏞繼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夏不侔度羣同為元和宰相而  
鏞以聚斂賄賂亦居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耻其同列表求自退兩人竟為鏞所毀  
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不可謂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器若默默充位則是固

寵患矣。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諠難以處也。本朝韓康公。王岐公。王荊公。亦同年聯名。熙寧閒。康公。荊公。為相。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榜用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 貽子錄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賓僚如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儼童蒙。其修進一章云。咸通年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拽白之嫌。燭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指改塗乙注。如有即言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雙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雙相向而坐。元以東為上。觀以西為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闈牒。便稱前鄉貢進士。大畧有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文諱。不復講雙雙先輩之名。他無所見。其林園一章。謂茹為酪酥亦甚新。

###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傳已久。而世不多見。予家藏咸平元年孫僅榜。盛京所

得小錄猶用唐制以素綾為軸貼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銜曰翰林學士給事中楊  
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右司諫直史館梁祕書丞直史館朱皆押字次書四人甲子年  
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某父諱某私忌某曰然後書狀元孫僅其所紀與今正同別  
用高四寸綾闊二寸書盛京二字四主司花書于下粘於卷首其規範如此不知以  
何年而廢也但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焜為河南人餘皆貫開  
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於方外人寄名託籍以  
為進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楊礪李若拙梁顥朱台符皆只為同知舉

### 物之小大

列禦寇莊周大言小言皆出於物理之外列子所載夏革曰渤海之東幾億萬里有  
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而五山  
之根無所連者帝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而龍伯之國  
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千而暨山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於是岱輿員嶠  
二山沈於大海張湛注云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鼈頭之所載而六鼈復為一  
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

耳。太虛之所受亦異所不容哉。莊子逍遙遊首著鯢鵬事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二子之語大若此。至於小言則莊子謂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柄宿去來蚊弗覺也。黃帝與容成子同齋三月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二子之語小如此釋氏維摩詰長者居丈室而容九百萬菩薩并師子座一芥子之細而能納須彌皆一理也。張湛不悟其寓言而竊竊然以太虛無所不容為說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書但云天也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則明白洞達歸於至當非二氏之學一偏所及也。

郭令公

唐人功名富貴之感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然至其女孫為憲宗正妃。歷五朝母天下。終以不得志於宣宗而死。自是支胄不復振。及本朝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以為永興軍助教。歐陽公知制誥行其詞曰。繼絕世衰有功非惟

推思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為榮吁亦淺矣乃知世祿不朽如春秋諸國至數百年者後代不易得也

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為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為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桓靈竇大亨識者以為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為天正以為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蕭歸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歸叢爾一邦故非襍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為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為得二日周武帝宣政為宇文亡日宣帝大象為天子冢蕭琮晉出帝廣運為軍走隋煬帝大業為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為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高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為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貞元



取貞觀開元之義同。己而嫌與顏亮貞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子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為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 民俗火葬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終日。肉尚未寒。而就焚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家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侈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煙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至與朽肉者同言之。朽音寡。

太史日官

周禮春官之屬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為說志謂記也史官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為漢太史令而子長以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局正星曆卜祝輩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令而隸祕書省有太史案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名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誡入燎于周廟又用紂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為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

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麕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愁國九十有九國。敲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為仁。無緣所敲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馬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馬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頗古。異獸畜亦奇。崑以肅真為稷。真。獫狁人為獫狁。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姑妹。東甌為且甌。渠搜為渠叟。高句麗為高夷。所敘獫狁人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獸名弊身人首。脂其腹。炙之。灌則鳴。揚州禺禺魚人。鹿青丘。狐九尾。東南夷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驎。背有兩角。東越海。金海。揚盈。車東蟹。西南戎曰央林。以苜耳。苜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鼯犬。鼯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龜。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畢雞。康民以稭似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鷲。鷲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亦北狄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亦北狄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正東高夷。羊。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印印距虛犬。

戎文馬而赤鬃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為車。終行不敗。篇末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為四方獻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鱗鬣蛟虻利劍。正南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厯名珠龍角。正北以橐駝駒駘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為權首。將受其咎。以為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 曹子建論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為王儉主簿。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為人詆訶。雖未形之於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辯其獲罪之冤。但稱其為文章簡而有法。

或以為不盡公怒。至詒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王荊公為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屬。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如得甲科為通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間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 雨水清明

麻家以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於太初始正之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十七則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鈞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分為上下兩卷。蓋漢末仲長統所銓次也。其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又曰。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其治。貴工倖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其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愛。莊子末章敘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為人太

多。其自為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鉞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衲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 帝王訓儉

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上障。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親征。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唯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何以愈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厲精為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寶。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 用計臣為相



唐自貞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於財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韋堅楊矜王鉉皆以聚斂刻剝進然其職不出戶部也楊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及兩京師農太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名也肅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戶部侍郎判諸使因之拜相於是鹽鐵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齡李異之徒踵相躡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季年皇甫鎛由判度支程异由衛尉卿鹽鐵使並命為相公論沸騰不恤也逮於宣宗率由此塗大用馬植裴休夏侯孜以鹽鐵盧商崔元式周墀崔龜從蕭勣劉瑒以度支魏扶魏暮崔謹由蔣伸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勝書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調兵食非宰相事請以歸有司其識量宏正不可同日語也

###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為改易嚴州分水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事體非宜自真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民持刀殺人者眾蓋分字為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漆差通判盧瑤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榜自誰樓儀門凡亭樹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為字多燥筆而於州牌

尤為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雨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 盧知猷

唐之末世。王綱絕紐。學士大夫。逃難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顛持危之計。能支大厦於將傾者。出力以佐時。則當委身山樓。往而不反。為門戶性命慮可也。白馬之禍。豈李振柳璨數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獨孤諸公有以自取耳。偶讀司空表聖集。太子太師盧知猷神道碑。見其仕於僖昭。更歷榮級。至尚書右僕射。以一品致仕。可以歸矣。然由閒關跋履。從昭宗播遷。自華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於牖下。亦云幸也。新唐書有傳。附於父後。甚畧云。昭宗為劉季述所幽。感憤而卒。按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禍。天復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時。相去五年。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載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聖乃盧幕客。當時作誌。必不誤矣。昭宗實錄。光化四年三月。華州奏太子太師盧知猷卒。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與新唐傳同。蓋唐宣武以後諸錄。乃宋敏求補撰。簡牘當有散脫者。皆當以司空之碑為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復。舊唐紀十一月。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趨長安。文武百寮太子太師盧知猷已下出迎。又為可證。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

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 忌諱諱惡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鄭氏曰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禮記玉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者先王名惡者忌日若子卯惡鳥路反左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觀此乃知忌諱之明文漢人表疏如東方朔有不知忌諱之類皆戾本旨今世俗語言多云無忌諱及不識忌諱蓋非也

### 陳涉不可輕

揚子法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軌以為輕用其身而要手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予謂不然秦以無道毒天下六王皆萬乘之國相踵滅亡豈無孝子慈孫故家遺俗皆奉頭鼠伏自張良狙擊之外更無一人敢西向窺其鋒者陳勝出於戍卒一旦奮發不顧海內豪傑之士乃始雲合響應並起而誅之數月之間一戰失利不幸隕命於御者之手身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項氏之起江東亦矯稱陳王之令而度江秦之

社稷為墟。誰之力也。且其稱王之初。萬事草創。能從陳餘之言。迎孔子之孫。紂為博士。至尊為太師。所與謀議。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豈小小者哉。漢高帝為之。置守家於碭。血食二百年。乃絕。子雲指以為亂何邪。若乃殺吳廣。誅故人。寡恩忘舊。無帝王之度。此其所以敗也。

士白韓厥

晉厲公既殺卻氏三卿。羣臣疑懼。欒書荀偃執公召士白。白辭不往。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為用厥也。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白厥為罪。豈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與建成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為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畧等。而無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蕭道成將革命。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朓。屏人與語。朓竟無一言。及王儉褚淵之謀既定。道成必欲引朓參佐命。朓亦不肯從。遂不仕齊世。其亦賢矣。

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此於禽獸然。一時之論。迨於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載惠盜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為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最為發明孟子之學。以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揚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此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玉川月蝕詩

盧仝月蝕詩。唐史以謂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為元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仝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即李忠臣。嘗為將相而臣朱此。至於亡身故。仝鄙之。東坡以為富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雖未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

巖有翼者著藝苑。雌黃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受泚偽官為賊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為非。為謬哉。予按是時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為而追刺之。使全欲譏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全以為嬖倖擅位。故用董賢秦宮。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說。而不能省憶其詳。

### 詩要點檢

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點檢者。如杜老夔府詠懷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元微之。既云無盃不共持。又云笑勸迺辛酒。華樽遂勝移。航飛白玉卮。飲訝卷波遲。歸鞍酩酊馳。酩酊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吸醪。不飲長如醉。一篇之中。說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五詩。各四韻。亦有坡垂似伏鼈崩崖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

### 周蜀九經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祕書監。請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子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

前鄉貢三禮郭嶮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于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曰敏以工部尚書為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指法。更無舛誤。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尚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祕書省祕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鑄。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人筆札猶有貞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為威字。而他廟諱皆只缺畫。愚而自用為可笑也。蜀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況銜大書為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況。今雖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鴈行也。

冢宰治內



周禮天官冢宰其屬有宮正實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蓋宮中官之長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嬪世婦女御以下無不列於屬中後世宮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聞也禮記內則篇記男女事父母舅姑細瑣畢載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則以其治內故也

### 宰相爵邑

國朝宰相初不用爵邑為輕重然亦嘗以代陞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後為太子太師經太宗登極恩但封祁國公呂文穆自司徒謝事為太子太師經東封西祀恩不得再得三公但封徐國許國公而已寇忠愍罷相學士錢惟演以太子太傅處之真宗令更與些恩數惟演但乞封國公王冀公欽若食邑已過萬戶及謫為司農卿於街內盡除去後再拜相乃悉還之湯岐公以大觀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職錫爵趙衛公坐舉官犯贓見為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戶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實所無也王發相元封冀嫌其與欽若同屢欲改適有進國史賞予為擬進韓國制詞用有此冀方莫如韓樂既播告矣而刪定官馮震武以為真宗故封不許用遂貼麻為魯雖著於司封格馮蓋不知當韓公已用之矣是時娶相以食邑過二萬戶為辭真皇遣中

使至邁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無體例及合如何施行事理擬定間奏遂以邑戶無止法復令乃竟行下。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李長吉詩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翦相中一尺天。吳絨莫道吳刀澀。正用杜老題王宰畫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翦刀。翦取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自為好語也。

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閔輩。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誌。而未即取。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撒屋決牆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其指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揚戩李彥劄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士渙王濬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類勔。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覆出為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錄于此。晨游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為予開一罇。舉盃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釜。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釜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中尉正承恩。蓋負元元和間也。

李林甫秦檜

李林甫為宰相。妒賢嫉能。以裴耀卿張九齡在己上。以李適之爭權。設詭計去之。若

其所引用如牛仙客。至終於位。陳希烈及見其死。皆共政六七年。雖兩人伴食。詔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伎心賊害。亦不朝愠暮喜。尚能容之。秦檜則不然。其始也見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至執政。史才由御史檢法官。超右正言。遷諫議大夫。遂簽書樞密。施鉅由中書檢正。鄭仲熊由正言。同除權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謝施即參知政事。鄭為簽樞。宋樸為殿中侍御史。欲驟用之。令臺中申稱本臺缺檢法官。須長貳乃可。辟即就狀奏除侍御史。許薦舉。遽拜中丞。謝日除簽樞。其捷如此。然數人者不能數月而罷。楊願最善佞。至飲食動作悉效之。秦嘗因食噴嚏失笑。願於倉卒間亦陽噴飯而笑。左右侍者哂焉。秦察其奉己愈喜。既歷歲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預告之。願涕淚交頤。秦曰。士大夫出處常事耳。何至是。願對曰。願起賤微。致身此地。已不啻足。但受太師生成恩過於父母。一旦別去。何時復望車塵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憐之。使以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罷參政。或曰胡不效楊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氣。笑曰。便打殺我。亦撰眼淚不出。秦聞而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秦嘗以病謁告政府。獨有余堯弼因奏對高宗。訪以機務。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見。上曰。余堯弼既參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與聞。秦退扣余曰。比日榻前所詢。

何事余具以告秦呼省吏取公牘閱視皆已書押責之曰吾既書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賣耳余離席辯析不復應明日臺評交章段拂為人憤憤一日秦在前開陳頗久遂俯首瞋睡秦退始覺殊窘怖上猶慰拊之且詢其鄉里少頃還殿廊幕中秦閉目誦佛典客贊揖至三乃答歸政事堂窮詰其語無以對旋遭劾至於責居湯思退在樞府上偶回顧有所問秦是日所奏微不合即云陛下不以臣言為然乞問湯思退上曰此事朕豈不曉何用問他湯思退秦還省見湯已不樂謀去之會其病迨於亡遂免考其所為蓋出偃月堂之上也

注書難

注書至難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杜元凱之解左傳顏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失王荊公詩經八月剝棗解云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毛公本注云剝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君篇絙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簫引儀禮鄉飲酒章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為此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既鏤板置于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

一本簫作攜廣韻訓為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絃瑟為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斬春一士獨杜門注其詩不與人往還錢仲仲為黃岡尉因考校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於此耳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地雲階見洞仙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生何為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不復一語顧其子然紙炬悉焚之仲仲勸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幾貽士林嗤笑仲仲每談其事以戒後生但玉奴乃楊貴妃自稱潘妃則名玉兒也剝棗之說得於吳說傅朋簫鐘則慶善自言也紹興初又有傳洪秀才注坡詞鏤板錢塘至於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怕薔薇冑學畫鴉黃未就不能引南部烟花錄如此甚多。



經典遭秦火之餘脫亡散落其僅存於今者相傳千歲雖有錯誤無由復改漢藝文志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尚書校歐陽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今世所存者獨孔氏古文故不見二篇脫處周易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若大過至央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坡始正之元本云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坡改云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謂如此而相從之次相反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尚書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極亦以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中蓋亦有雜九五福之文者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子而家時人斯其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邑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康誥自惟三月哉生寘，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荊公始正之。自自王朝步周于征伐，商即繼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則首尾亦粲然不紊。

### 南陔六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曰儀六詩。毛公為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竊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為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杜注為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刪

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東晉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縣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

### 紹聖廢春秋

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出於無可奈何。非人力所能為也。乃若六經載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世之罪人也。

### 王紹熙河

王韶取熙河國史。以為嘗游陝西。采訪邊事。遂詣閣上書。偶讀晁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畧書云。熙河一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河。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冗以為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淺。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隴投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實。有不可不懼者。此書蓋是元祐初年。然則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時。未得其

說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若通响。所屬差。當時施用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指為何也。

### 書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夕。盡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於東都。浮舟沂河。盡覆于砥柱。貞觀開元。募借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亂。尺簡不藏。代宗文宗時。復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數。昭宗又於諸道求訪。及徙洛陽。蕩然無遺。今人觀漢隋唐經籍藝文志。未嘗不茫然太息也。晁以道記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牢餼以給其日力。與眾共利之。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宋宣獻家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為灰燼。以道自謂家五世於茲。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按讐是正。未肯自遜。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謹。唯劉壯與家於廬山之陽。自其祖疑之以來。遺子孫者。唯圖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於是為作記。今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其人。則所謂藏書。殆亦羽化。乃知

自古到今。神物亦於斯文為靳靳也。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置之祕書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逐貧賦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跋吳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於此。云。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思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久為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架。徒行負貨。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退官凌遲。厥咎安在。職女之為。舍女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

嗟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嶠。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譽。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發。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為說。其文意亦工。

### 澗松山苗

詩文當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別出機杼。曲而暢之。自足以傳示來世。左太沖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為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意皆出太沖。然其含蓄頓挫。則不逮也。

男子運起寅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記論訓篇云。禮三十而娶。許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正為起運也。

宰我作難

史記稱宰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辯之。以為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子。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子。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畧無一言。孟子所載宰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使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



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攬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為無稽。是以蠡為助田氏為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 古人占夢

漢藝文志七畧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為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騎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騎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德。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米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大。是

以見於七畧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  
在。和。林。亦無一箇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終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讀史不熟者。但以為史氏虛設此語。以與指鹿為馬作對耳。按隋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距此時護二年餘。蓋唐溫大雅所著創業起居注載之。不追書前事故也。新唐書太宗紀。但書云。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尤為簡畧。賴通鑑盡紀其詳。范氏唐鑑。只論其被誅一節云。

唐朝士俸微

唐世朝士俸錢至微。除一項之外。更無所謂料券漆給之類者。白樂天為校書郎。作詩曰。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人難大用。典校在祕書。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及為翰林學士。當遷官。援姜公輔故事。但乞兼京兆府戶

曹參軍。既除此職。喜而言志。至云。詔授戶曹掾。捧詔感君恩。弟兄俱簪笏。新婦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喧喧車馬來。賀客滿我門。置酒延賀客。不復憂空罇。而  
其所得者亦俸錢四五萬。廩祿二百石而已。今之主簿尉。占優旣處。固有倍蓰於此  
者矣。亦未嘗以為足。古今異宜。不可一概論也。楊文公在真宗朝。為翰林學士。而云  
虛添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蓋是時尚未鮮薄。非後來比也。

計然意林

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遂報疆吳。孟康注曰。姓計名  
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  
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  
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誇矣。古  
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  
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  
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  
予按唐貞元中。馬總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蔡

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和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駟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為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畧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字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厯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他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弈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言袁准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子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思穎詩

士大夫發跡隴畝。貴為公卿。謂父祖舊廬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村疇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為不宜輕。若夫以為得計。又從而詠歌夸詡之。著於詩文。是其一時思慮誠為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予免也。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於其里之龍岡。公自為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穎。其思穎詩序云。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爾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竟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橐得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又續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為學士。忽忽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於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穎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熙寧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遠於穎。蓋無幾時。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為穎人。龍岡之上。遂無復有子臨之。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予每讀二序。輒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居宜興。



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為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

### 劉蕡下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既而裴休李邵等二十二人中策。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譏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網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予按是時宰相乃裴度。韋處厚。竇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豈不有愧於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邵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師禮。竟為官人所嫉。誣貶柳州司戶。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蕡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為聞。又曰。已為秦逐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恨淚。一洒問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

纔七年未知黃及見之否乎。

### 酒肆旗望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為之徽者隨其高卑大小村店或挂餅瓢標帚隋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以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

### 賢宰相遭讒

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因為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參其間乃可不然必為所勝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顯顯者言之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九齡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晉公相憲宗立淮蔡青鄆之功唐之威令紀綱既壞而復振可謂名宰相矣皇甫鎛一共政則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閔更臧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趙韓王以佐命元勳而為盧多遜所勝寇萊公為丁謂所勝杜祁公韓范為陳執中賈昌朝所勝富韓公為王介甫所勝范忠宣為章子厚所勝趙忠簡為秦檜之所勝大抵皆然也

宋齊丘

自用兵以來。令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為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歛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十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算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李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與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遂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擡為一貫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觸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極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畧不書。資治通鑑亦佚。

此事。今之君子。為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覲於偏聞之臣乎。齊丘平生。在所不論也。

鹹杭子

玉篇唐韻釋杭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異物志云。杭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杭木皮汁和鹽漬之。今吾鄉處處有此。乃如蒼耳。益母。莖幹不純是木。小人爭鬪者。取其葉。按捺皮膚。輒作赤腫。如被傷。以誣賴其敵。至藏鴨卵。則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月中桂兔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公鑿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為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蟾。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為和黃秀才頃于游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閣枕江流標曰鑿空。正見

詩牌揭其上。蓋當時臨賦處也。

### 唐二帝好名

唐貞觀中。忽有白鵲營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太宗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放鵲於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天下毋得復采織。罷兩京織錦坊。予謂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訓於後。然大要出於好名。鵲巢之異。左右從而獻諛。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毀其巢。珠玉錦繡。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戶曉哉。治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懼不可以為法。其後楊貴妃有寵。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七百。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畧使張九皋。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靡。九皋加三品翼入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明皇之始終。一何不同如此哉。

### 周禮非周公書

周禮一書。世謂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賢以為戰國陰謀之書。考其實。蓋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

以為周禮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及其子眾往師之此書遂行歆之處心積慮用以濟莽之惡莽據以毒痛四海如五均六筭市官賒貸諸所興為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祿既已斥歆顛倒六經毀師法矣厯代以來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於治民發政亦未嘗循故軌王安石欲變亂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與詩書均匹以作三經新義其序畧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於今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於此乎出遂謂一部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則非特權兼并救貧阨因以足國事之財用夫然故雖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賦而國無乏事其後呂嘉問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偏生靈嗚呼二王託周官之名以為政其歸於禍民一也

醉尉亭長

李廣免將軍為庶人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

廣。後廣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王莽竊位。求備大臣。抑奪下權。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謝。子觀此兩亭尉長。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廣。而廣殺之。武帝不問。奉常亭長殺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皆以兩字為義。今人但稱周易曰易。非也。夏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為連山。商曰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為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為周也。太簇為人統。寅為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人統。人無為卦首之理。艮漸衝正月。故以艮為首。林鍾為地統。而且故為地正。商以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黃鐘為天統。子為天正。周以十一月為正。天統。故以乾為首。此本出唐賈公彥周禮正義之說。予整齊而紀之。所謂十三月



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後漢陳寵論之甚詳。本出尚書大傳。

忠臣名不傳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歛人汪煥為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與僧踐。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徧。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於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九朝國史為一書。他日史官為列之於李煜傳。庶足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吳諫墓誌云。李煜時為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某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粗見。而集中只云諱某為可惜也。如靖康之難。朱昭等數人死於震武城之類。予得朱弁所作忠義錄。於其子林。乃為作傳於四朝史中。蓋惜其無傳也。

唐人酒令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米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米飲馬。堂印本米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米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幟令。閃閃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

